



提婆達多的故事

劉麗文 譯 | 文喜尊者 審訂

「現世他受苦……」這段佛法開示是導師住在祇園精舍時，就提婆達多的事而說的。世尊詳說了提婆達多從出家開始，一直到他陷入大地相關的所有本生故事。

【提婆達多的落寞】

當導師住於憍賞彌（Kosambī）的時候，世尊和僧團得到很多供養和尊敬。人們手持著衣和藥走進寺院，問：「導師在哪裡？舍利弗長老在哪裡？摩訶目犍連長老在哪裡？摩訶迦葉長老在哪裡？跋提長老在哪裡？阿那律長老在哪裡？阿難長老在哪裡？跋谷長老在哪裡？金毘羅長老在哪裡？」到處尋找著八十大弟子坐的位置，卻沒有人問：「提婆達多長老坐哪裡？在哪裡？」

他心想：「我是和他們一起出家的，他們是剎帝利的出家人，我也是剎帝利的出家人。人們手裡拿著供養品遍尋他們，卻沒人提我的名字。我該和誰聯合，使他生起淨信心，讓我獲得供養和恭敬呢？」

他就想到：「這個頻婆娑羅（Bimbisāra）國王在第一次見導師時，就和十一萬人一起證得了入流果，我不能和他聯合，也不能和憍薩羅（Kosala）國王聯合。但是，這個國王的兒子，王子阿闍世（Ajātasattu）對什麼人的好壞，都不知道，我要和他聯合。」

【提婆達多取得阿闍世王子的支持】

他就從憍賞彌去了王舍城，幻化作一位少年，他的手腳四肢上有四條蛇，脖子上也飾有一條蛇，還戴了一條蛇在頭上作為花環，還有一條蛇在肩膀上，他戴著蛇作為腰帶，從天而降，坐在阿闍世王子的膝上。

王子驚恐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提婆達多。」這樣說了之後，為了消除王子的恐懼，他恢復自己的形相，穿著僧衣、持著鉢站在王子面前，使王子生起淨信，使之給出供養和恭敬。

提婆達多得到了供養和恭敬，就產生了「我要主持比丘僧團」的邪惡心。他這個念頭一生起，神通就退失了。

【提婆達多索眾，欲作新佛】

導師正在竹林精舍向包括國王在內的大眾教授法，提婆達多向他頂禮之後，就從座位起身合掌道：「尊者，世尊如今衰老了，年事已高，請您安心於

現法樂住，讓我來統管比丘僧團，請把比丘僧團交給我吧。」導師斥責他是食唾液者。他被拒絕後很不高興，第一次對世尊生起了怨恨，然後就離開了。

於是，世尊就在王舍城（對提婆達多）舉行了昭示羯磨。提婆達多想著：「現在我被沙門喬達摩拋棄了，我要找他的麻煩。」

於是，他就去找阿闍世王子，說：「王子啊，從前的人們很長壽，現在的人短命。這樣的情況是可能出現的，你可能還在做王子的時候就死了。所以，王子啊，你殺了父親，做君主；我殺了世尊，來做佛陀。」

【提婆達多殺佛】

當阿闍世王子成為了國王，提婆達多就派人去刺殺世尊。但是，被他派去的人，都證得了入流果回來。

於是，提婆達多親自登上靈鷲山，想著：「我要親自奪走沙門喬達摩的性命。」他推下一塊大石頭，造了出佛身血的業，但即使用這個方法，也未能殺死佛陀。然後，他又讓人放了一頭名為那喇笈利（Nālagiri）的大象。在大象向佛陀衝過來的時候，阿難長老不顧自己的性命，擋在導師面前，導師以慈心調伏了大象。

接著，導師出城前往寺院，享用了好幾千位優婆塞供奉的大布施；同時在那一天，導師為聚集起來的一億八千萬的王舍城居民，進行了次第的開示，有八萬四千人獲得了法現觀（覺悟了四聖諦）。

大家讚歎阿難長老，說：「啊！具壽阿難真是有大功德！在一頭那樣的大象衝過來時，他不顧自己的生命，擋在導師的面前。」

導師聽了後，說：「諸比丘，不但此世，在過去世他也曾為我捨棄生命。」在諸比丘的請求下，導師講了《小天鵝本生》（Cūḷahaṃsa Jātaka，〈本生〉1.15.133;2.21.1）、《大天鵝本生》（Mahāhaṃsa Jātaka，〈本生〉2.21.89）、《螃蟹本生》（Kakkaṭaka Jātaka，〈本生〉1.3.49）。

提婆達多的行為，並沒有因唆使殺死老國王而被眾所周知，也沒有因派遣殺手或推下石頭而被人知，而是因放了大象那喇笈利而臭名昭著。於是，大眾們都喧嘩說：「老國王也是被提婆達多教唆殺害的、他還雇凶〔殺佛〕，還推動了石頭〔殺佛〕，現在他還放了那喇笈利，國王居然帶著這樣的罪人走來走去。」

阿闍世王聽到了大眾的話，就取消了五百鍋飯，不再去服侍提婆達多了。當提婆達多靠近時，城裡的人連食物都不給他。他得不到供養和恭敬，就打算靠欺詐度日。

【提婆達多破僧】

他走近導師，要求五件事情，世尊拒絕道：「夠了，提婆達多！誰願意，誰就去做林野住者……」

〔提婆提多說：〕「賢友們啊，誰的話更殊勝呢？是世尊的，還是我的

呢？我是出於殊勝而這樣說的：『薩度！尊者啊！比丘們應當終生阿蘭若住、托鉢乞食、著糞掃衣、住於樹下、不食魚肉。』想從痛苦中解脫的人，跟我一起來吧！」說完，他就離開了。

聽了他的話，一些剛出家的、智慧愚闇的比丘想：「提婆達多說得好，我們要和他一起遊履。」就和他站在一邊了。

於是他和五百比丘一起，以五事使那些對低劣者生起淨信的人信服，在家家戶戶進行宣揚，享受布施，他們致力於分裂僧團。

世尊問他：「這是真的嗎？提婆達多，你致力於分裂僧團，分裂法輪？」

他說：「是真的，世尊。」

世尊以「提婆達多，分裂僧團是很嚴重的」等話勸諫他，但是他將導師的話置之不理，就離去了。

看到具壽阿難在王舍城乞食，他（提婆達多）說：「賢友阿難啊，從今以後，我要和世尊及比丘僧團分開舉行布薩以及僧團羯磨。」

長老將此話告訴了世尊，導師聽到生起了法悚懼，想到「提婆達多在做對人天無益、使自己在無間地獄中受苦的業」：

不善業易行，於己無所益；

善業裨益事，確是甚難行。

（《法句》163）

講了偈頌後，世尊又感歎道：

善者易行善，惡人行善難；

惡人易行惡，聖者行惡難。

（《自說》48；《律藏·小品》343）

在布薩日，提婆達多和自己的隨眾坐在一邊，說：「誰認可五事，就取籌吧。」有五百個新學無知的跋耆族人取了籌，分裂了僧團。提婆達多就帶著那些比丘來到象頭山（Gayāsīsa）。

導師聽說他去了那裡，就派了兩位上首弟子把那些比丘帶回來。他們去到那裡，就以教誡神變和神足神變來教導他們，使他們得飲不死甘露，然後帶著他們從空中回來了。

瞿迦梨（Kokālika）說：「起來，賢友提婆達多，那些比丘被舍利弗和目犍連帶走了。我不是跟你說過嗎？『賢友，不要相信舍利弗和目犍連』，舍利弗和目犍連有邪惡的意圖，他們被邪惡的意圖控制了。」說完，他用膝蓋擊打提婆達多的心口，當時熱血就從提婆達多嘴裡噴了出來。

比丘們看到具壽舍利弗在比丘僧團的圍繞下從空中而來，就說：「尊者啊，具壽舍利弗去的時候只有一人同行，現在他被大眾圍繞著回來，十分光輝。」

導師說：「諸比丘，舍利弗不但在此世很光輝，過去世他投生為畜生時，作為我的兒子，也同樣光輝地走來。」然後講了此本生（Lakkhaṇamiga Jātaka，《相

鹿本生》11)：

具戒者實益，具友善習性，
君見阿相來，後隨眾親戚，
又見彼阿黑，親友甚稀少。

(《本生》1.1.11)

諸比丘又說：「尊者啊，提婆達多讓兩個上首弟子坐在兩邊，想著『我要以佛陀的風範來說法』來模仿您。」

「諸比丘，他不只在今世，在過去世，他也曾致力於模仿我，但是模仿不成。」然後講了此等本生(Vīraka Jātaka, 《英雄本生》204)：

維拉伽請看，有鳥音甚妙；脖頸如孔雀，我夫薩維他。
水陸兩栖鳥，常食以鮮魚。薩維他仿之，遭水草纏死。

(《本生》1.2.107-108)

然後，在其他的日子裡，講了與此相關的本生：

此鳥曾翔無實林，啄擊軟木於其中，
後遇本質堅硬林，迦樓羅鳥顱骨裂。

(《本生》1.2.120)

汝之腦漿迸，以及頭顱裂，
肋骨皆已碎，爾今實輝煌。

(《本生》1.1.143)

又針對「提婆達多是忘恩負義的」，講了此等本生（Sakuṇa Jātaka，《鳥本生》

308）：

曾以我之力，為君成某事，禮敬獸中王，願可得些許。

我以血為食，終日行兇殘，汝入我牙間，倖存即獲多。

又針對他致力於要謀殺〔佛陀〕，講了此等本生（Kuruṅgamiga Jātaka，《羚羊本生》21）：

羚羊已知曉，爾投吉葉果，

我將往他樹，爾果我不樂。

第二天，聽到眾人談論「提婆達多失去了供養恭敬和沙門身分兩者」，佛陀說：「諸比丘，提婆達多不但在此世損失，在過去世也有所損失。」然後講了此等本生（Ubhatobhaṭṭha Jātaka，《雙重損失本生》139）：

目破衣亦失，友家起爭吵，

於水於陸上，爾業皆敗壞。

如是佛陀住於王舍城，針對提婆達多講了很多本生故事，之後，他從王舍城來到舍衛城，住在祇園精舍。

【提婆達多的最後請求】

提婆達多病了九個月，在最後的時刻，他想見導師，就對自己的弟子說：「我想見導師，你們讓我去見他吧。」

「你強健的時候與導師敵對而行，我們不帶你去那裡。」

「你們不要毀了我，雖然我憎恨導師，但是導師對我連髮尖那麼大的憎恨都沒有。」世尊也是如此：

謀殺者提婆達多，以及強盜名指鬘。

財護¹以及羅睺羅（Rāhula），世尊皆一視同仁。

（《譬喻經·長老譬喻》1.1.585;《彌林達問》6.6.5）

他一遍遍請求說：「讓我見世尊吧。」於是他們就用床抬著他出發了。

聽聞他來了，比丘們就對導師說：「尊者，據說提婆達多前來見您了。」

「不，諸比丘，他將見不到我。」提婆達多自從請求五事，就不能再見到佛陀了，這是法性。

「尊者啊，提婆達多走到這個、那個地方了。」

「他想做什麼就讓他做吧，他是見不到我了。」

「尊者，他距此只有一由旬了……只有半由旬了……只有一牛呼²了，他已經接近祇園精舍的池塘了，尊者。」

1. Dhanapāla，護財，是攻擊佛陀的大象 Nāḷagiri 的別名。

2. 牛呼：gāvuta 即牛的叫聲所及的距離。一牛呼等於四分之一由旬。

「即使他進了祇園精舍，他也見不到我的。」

【提婆達多沒入地中】

他們帶著提婆達多前來，把床放在了祇園精舍池塘的岸邊，就去池塘裡沐浴。提婆達多也從床上起來，把雙腳放在地上坐著，雙腳就沉入了地裡。他逐漸沉入地中，從腳踝到膝蓋，到腰、胸、脖子，在他的顎骨沉入地中的時候，他說了這首偈頌：

我以此身骨，皈依至上人；

皈依彼天中天，人間調御師；

一切具眼者，百種功德相；

我以此生命，皈依彼佛陀。

正是預見到了這種情況，因此，世尊讓提婆達多出家。如果他沒有出家，以在家人造了重業，則不能做出未來從生死中出離的因緣；但是，如果是出了家而造了重業，那還可以做出在未來從生死中出離的因緣。所以，導師讓他出了家。從現在起的十萬劫之後，他會成為名為阿提薩拉（Atthissara）的獨覺佛。

他沉入地中之後，投生到無間地獄。由於他侵犯了不動的佛陀，所以，他也一動不動地在百由旬的無間地獄中受折磨。

他的身體有百由旬那麼高，他的頭一直到耳孔都在上面的鐵鍋裡，下面的腳一直到腳踝，陷在鐵地裡。有一棵像大棕櫚樹的樹幹那麼粗的鐵矛，從西面

的牆壁中出來，刺入他的背，從胸出來，扎進東牆。另外，還有一根是從南牆出來，從右側扎進他，從左側出來，扎進北牆。此外還有一根，從上面鐵鍋出來，扎進頭部，從下面出來扎入鐵地中。他就這樣在那裡一動不動地受煎熬。

比丘們紛紛議論道：「提婆達多來到這個地方，他沒能見到導師，就沉入地中了。」

導師說：「諸比丘，提婆達多不但在此世侵犯我之後沉入地中，在過去世，他也曾沉入（地中）。」導師講了在過去世做象王時將一個迷路的人調養好[身體]，把他放在自己的背上，送他到安全的地方。那人三次回來鋸斷了象牙的尖端、中段和根部。第三次他離開大土的視線的時候，就沉入了地中。

忘恩負義者，恆伺於機緣，

大地盡予之，亦不得滿足。

（《本生》1.1.72;1.9.107）

講了這個本生（Sīlavahatthi Jātaka，《具戒象本生》）後，由於這個話題一再生起，佛陀又講了他做忍辱仙人時，咖喇布（Kalābu）國王侵犯了他之後，沉入地中的《忍辱主義者本生》（Khantivādi-jātaka，〈《本生》1.4.49〉）。在佛陀是小護法時，大輝王侵犯了他之後沉入地中的《小護法本生》（Cūḷadhammapālajātaka，〈《本生》1.5.44〉）。

提婆達多沉入地中後，大眾們都興高采烈地高舉著幢幡旗幟，設置了滿罐³，舉行盛大的節日慶祝，說：「這真是我們的大收穫。」

比丘們將此事告訴世尊，世尊說：「諸比丘，不但在此世提婆達多死了，大眾很高興，在過去世他們也很高興。」說完，[又說]在巴拉納西有個名為黃王的王，他兇惡無情，被人所憎惡，他死了大眾都很高興：

眾人皆被黃王害，他死眾人皆覺喜，
莫非黃眼親善爾，緣何哭泣守門人？
黃眼對我非親善，唯懼今後他復來。
此去他折磨死神，死神復派他來此。

（《本生》1.2.179-180）

佛陀就講了這《黃王本生》（Piṅgalajātakaṃ）。諸比丘問導師：「尊者啊，現在提婆達多投生至哪裡了？」

「在無間大地獄中，諸比丘。」

「尊者，在此世他很痛苦，復又投生去到痛苦的地方。」

「是的，諸比丘，放逸而住者，無論是出家人或在家人，在兩處皆痛苦。」說完他說了偈頌：

-
3. 滿罐 (puṇṇaghata)：印度進行祭祀或節日時，設置的一種吉祥物，在水罐口放芒果葉、椰子等。至今可見，並常作為神廟的裝飾物。屬於佛陀說的「maṅgala」類儀式的常用物品。

現世他受苦，死後亦受苦。

造諸惡業者，兩處皆受苦。

見自惡業苦，生惡趣愈苦。

在此，「現世他受苦」(idha tappati)是說，在此世，他遭受業的煎熬，遭受憂受之苦。

「死後」(pecca)，是指在來世他遭受果報之苦，遭受極其猛烈的惡趣之苦。

「造諸惡業者」(pāpakārī)指的是，造了各種各樣惡業的人。

「兩處」(ubhayattha)是說，由於上述所說的痛苦，他在兩處都受苦。

「見自惡業」(pāpaṃ me)是說，由於業力的煎熬而受苦，[想到]「我造了惡業」而感到痛苦，這只是少量的痛苦。而因為果報的煎熬而受苦，即「生惡趣愈苦」(bhiyyo tappati duggatim gato)，是非常猛烈的痛苦，備受煎熬。

偈頌結束的時候，很多人證得了入流果等果位。開示給大眾帶來了利益。